



宋繫太平御覽



4 1/3
1103
128



43
403
128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八

雜資產部八

同爾矣屠陳非太麻用酤其類亦人
志者輜肆店附小商賈買世功也
駟會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卅八年八月八日
卅八年八月八日
所購以贈

圖書田

周禮地官甸曰凡屠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王府以當稅斂

史記曰魏公子母忌請朱亥奪晉鄙軍亥笑曰臣乃市井

鼓刀屠者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小禮無所用今

乃臣効命之秋也獸肉林藪豕犬雜食此非山野物

又曰淮陰屠中少年有侮韓信者曰汝雖長大好帶刀劍

中情怯耳曰其利本累案也

又曰樊噲少以屠狗為事人風尚自持食饑平繼神事示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買

一片猪肝屠者不肯爲斷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令人屠肉自己分齊手揣輕重斤兩不差公曰其母本屠家女
齊書曰王敬則少時屠狗商販遍於三吳後爲吳興太守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枵歎是我少時在此作也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以屠也
蕭子顯齊書曰帝於芳樂苑立市太官每旦進酒肉雜肴使官人屠酤
周書曰太祖常遊上黨有市屠壯健衆多畏憚太祖氣凌之嘗醉命屠進几割肉小不如意叱之屠坦其服謂太祖曰爾豪則刺我太祖卽刺其腹市人駭觀執之屬吏李繼韜惜而逸之
孔叢子曰子高謂齊王曰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

脩八尺驕如戟市易之男女未有勒之者無德故也

莊子曰楚昭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陳義甚高子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然豈可貪爵祿使吾君有妄施之名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又曰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蓋單千金之家伎成而無所用

尉繚子曰太公望行年七十屠牛朝歌

尸子曰屠者割肉則知牛長少

又曰宋人有公斂皮者適市反呼曰公斂皮屠者遽收其皮

燕丹子曰荆軻與武陽入秦過陽翟軻買肉爭輕重者屠辱軻武陽欲擊軻止之

淮南子曰命屠而享其肉或以酸或以甘齊和萬方其本一牛之軀也

又曰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刃可以剃毛庖丁為刀十九年刃如新砥礪庖丁宋人砥磨也何則遊乎衆虛之門

賈誼書曰屠牛坦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剝割皆中理鹽鐵論曰騏驥輓車垂頭於太行之坂屠者脫之

相譚新論曰關東鄙語曰人間長安樂出門西向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哨魏文帝與吳質書亦云也

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賣餅商人立為新豐縣故一縣多小人

又曰更始遣將軍李松攻王莽屠兒賣餅者皆從之屠兒杜虞手殺莽

涼州異物志曰大秦之國斷首去軀操刀屠人

杜夷幽求曰齊宣王見屠牽羊哀其無罪以豕代之得咸集曰屠牛酤酒鑿錢作錫皆有損害

毛詩鹿鳴伐木曰有酒湑我無酒酤我酤

論語鄉黨曰酤酒市脯不食酤

漢書曰武帝天漢三年初權酒酤應劭曰孫官自權賣酒小民不復得酤

後漢書曰琅琊海曲呂母家素豐資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

又曰劉寬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迂久猶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

又曰崔寔初父卒剝賣田宅起家瑩立碑頌廣雅曰剝削也音疋妙反

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爲業時人多以譏之
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至致盈餘其後
吳志曰潘璋字文章性博蕩嗜酒居貧好奢酤債家至門
輒言後豪當相還後漢書曰大將軍
宋書曰吏部尚書庾仲文尚書中令奴酤鄴酒利其百十
後魏書曰鄭羲爲西兗州刺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
嗇悛人有禮餉者不與盃酒鬻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
之

唐書曰建中三年初權酒天下悉令官釀斛收直三千米
雖賤不得減二千委州縣綜領釀簿私釀罪有差以京師
王者都特免其權

又曰和元十四年湖州刺史李應奏先是官酤酒代百姓
納權歲月既久爲弊滋深伏望許令百姓自酤取登舊額

仍許入兩稅隨貨均出依舊例折納輕貨送上都許之權
酒錢舊皆隨兩稅徵衆戶自貞元已來有土者競爲進奉
故上言百姓困弊納輸不充請置官坊酤酒以代之既得
請則嚴設酒法閭閻之人舉手觸禁而官收厚利以濟其
私爲害之日久矣及李應奏罷議者謂宰臣能因一州之
請推爲天下之法則其弊革矣水滸交
韓子曰宋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旗
甚高然而酒酸不售惟其故問所知問長者揚青青曰汝
狗猛也曰狗猛也何故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
壺往酤而狗迎齧之酒所以酸而不售夫國亦有狗猛欲
道之士懷其術而往欲以明萬乘之主臣爲狗猛迎而齧
之如此則主所以蔽賢士所以不用也西漢書曰
賈誼新書曰鄒穆公視民如子及死酤家不售酒童子不

謳歌
列仙傳曰酒客者梁市上酒家客也作酒常美日售萬錢
有過主人逐之主人酒更酸敗遂至貧窮
又曰女凡者陳留酤酒婦也作酒甚美遇仙人過飲以素
書五卷為質凡開書乃養性交接之術閑房與諸少年飲
酒與宿止行文書法顏色更好如二十時仙人後遇過之
笑曰盜道無師有翅不飛遂追仙人去

盧

漢書曰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文君
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也第且從昆弟假貸猶足
以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
舍乃令文君當盧郭璞曰盧酒盧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
為盧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而高形

如鍛盧故
名盧耳

又曰霍光秉政趙廣漢事光及薨後廣漢為京兆尹心知
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禹第直突入其門搜索
私屠酤椎破盧罌

又曰魯匡曰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
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千五百石為一率關一盧
以賣如淳曰酒家開肆得客設酒盧
故以盧名肆臣瓚案盧酒瓮

世說曰阮公見酒家婦有美色當盧酤酒阮與王安豐常
從婦飲酒既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又曰王濬冲為尚書令着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盧下廻
顧謂後車客曰吾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盧竹林之
遊亦預其末自嵇生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繼今日視
此雖近邈若山河

南史曰齊謝幾卿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盧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

肆

周禮大官內宰之職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

又地官下曰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

相遠也實相近者相邇也而平正之爾亦近也俱是物也

近粵司農云謂若珠玉之屬俱名爲珠俱名爲玉而賈或

百萬或數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故別異令相遠使賈人不

得雜亂以欺人左傳襄三十年曰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襍之枕之股

而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

論語曰白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包氏曰言百工更其

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致其道

續漢書曰孝靈皇帝於後宮與人列肆販賣使偷盜爭鬪

上視以爲樂

謝承後漢書曰郭泰拔申屠子龍於漆工之中嘉許偉康

於屠酤之肆

袁山松後漢書曰世祖怜盆子賞甚厚以爲趙王郎中後

疾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以爲列肆使食稅終其身

晉中興徵祥說曰烈宗世會稽王輔政於府內園中穿池

築山山池之間處處有肆使婢酤賣肉於其中道子將見

幸乘船至酒肆輒攜入肆買酒肉狀如市鄺以爲笑樂

梁書曰呂僧珍爲南兖州刺史從父兄子先以販葱爲業

僧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恩重無以報効汝

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葱肆耳

皇甫謐高士傳曰許邵名知人歷客舍則知虞求賢入酒肆則拔楚子昭
晉令曰坐盧肆者皆不得宿肆上
 殷氏世傳曰蓋寬字元祚河南鄭廉始出寒賤未知名君見而友之廉父常居肆乃就拜其父於市眾皆驚由是顯名位至司徒
楚辭曰連蕙若以為佩過鮑肆而失香
 張衡西京賦曰彼肆人之男女麗靡奢于許史
 繁欽嘲應德璉文曰應溫德云昔與季叔才俱到富波飲於酒肆日暮留宿主人有養女年十五肥頭赤面形似鮮卑偶悅之夜與姦通便住足下
 莊子曰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楊子法言曰好書不能要諸仲尼書肆也
李軌注曰書不賣書市

經非書也

語林曰王仲祖少有三達覽鏡自翫曰王開山那生此兒又酷貧帽敗自以形美乃入帽肆就帽姬戲乃得新帽

店

世說曰阮脩字宣子常步行一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上便

獨酣暢

崔豹古今注曰店置也以置貨鬻之物

賣買

周禮地官下曰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又曰司市掌市之治教以量度成賈而徵價
賈買也物有定價則買者來以質劑結信而止訟
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
 以賈民禁偽而除

詐以賈民為之者知以刑罰禁越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
詐物之情偽與實詐 以刑罰禁越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
歛除買之民無貨則費而予之 凡會同師役市司師買
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賈價之事 者大眾所在來物以備
之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價者質
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 劑鄭玄曰質劑月平賈也質大賈
也 藏之

又曰賈師凡國之賣價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

禮記曲禮曰君子雖貧不鬻祭器

左傳昭七曰公在乾侯平子每歲賈馬賈買具從者之衣

履而販之于乾公侯執歸馬者賣之賣其乃不歸馬

史記曰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鬻財於曹魯之間

戰國策曰燕昭王見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對
 曰古之人君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涓人請求之

二月得千里馬馬已死五百金買其首反以報君君大怒

對曰死馬尚市况生馬乎昔年千里馬至者二

漢書曰漢興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米

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令人無得賣子就食蜀漢

天下既定民無蓋藏蘇林曰无

又曰衛青比年舉兵擊胡賦稅既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

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罪請買賞官名曰武功爵級七

十萬

又曰桑弘羊置平准於京師當天下委輸王官治車諸器

比市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

買之如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牟

又曰貢禹上書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無得私販
 賣者

又曰中平元年初賣官自關內侯以下至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公千萬卿五百萬
東觀漢記曰光武嘗與朱祐共買蜜台藥上追念之即賜祐白蜜一石問今憶與朕長安時共買蜜乎
又曰郭丹從師長買縑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
又曰司空宋弘常受俸得鹽鼓千斛遣諸生迎取上河令糶之鹽賤諸生不糶弘怒便遣及其賤悉糶賣不與民爭利
謝承後漢書曰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令後宮綵女爲客主身爲商賈
謝承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治嚴氏春秋家貧無以爲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給食者輒還鄉

王隱晉書曰劉寔字子真平原人少貧苦糠飯繩索作牛衣賣手繩口誦
齊書曰朱文濟字敬遠吳興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滿命爲儒林不就
又曰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以營冢樽從祖弟敬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
南史曰會稽寒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父篤癡病母不安其室遇寒飢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蓴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
北史曰齊常景航好經史愛翫文詞答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買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
晏子春秋曰靈公婦人丈夫飾者國盡服之公使禁之曰

女子以男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不止公問
晏子晏子曰公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鬻
馬肉於市公曰善使內勿服不環月而國人莫服
韓子曰楚人賣珠於鄭爲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珠玉
飾以玫瑰緝以翡翠鄭人買其櫝遂其珠可謂善賣櫝不
可謂善鬻珠
又曰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因佯失
而毀之負其百金而理其毀得千鎰焉
又曰諺所謂傭自賣哀而不售止自譽辨而不信者也
又曰田脩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知力故曰自恃
無恃人
淮南子曰郢人有鬻其母者爲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
善食之而無多苦也此行大不義而欲爲小義

三輔決錄曰五門子孫凡民之五門今在河南西四十里
馬氏兄弟三人共居此地作五門客舍因以爲名主養猪
賣猪故民爲之語曰苑中三公鉅下二卿五門霍霍但聞
豚聲

三輔黃圖曰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北爲會市
但列槐樹數百行爲隊無牆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
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笙磬器物相與買賣雍容揖讓
或論議槐下
董卓別傳曰呂布殺卓百姓相對欣喜拊舞皆賣家中珠
環衣服床榻以買酒食自相慶賀長安酒肉爲之踊貴
漢武內傳曰帝先有玉杖一枝是西胡王所獻帝甚愛之
崩後故以入櫛其年有人於扶風郿市中買得者帝時左
右侍人識之以告有司詰問云見市中一人於巷賣之責

三十疋卽雇交直實不識賣主姓名
皇甫謐高士傳曰毛公薛公皆趙人也遭戰國之亂二人
俱以處士隱於邯鄲市毛公隱爲博徒薛公隱於賣膠
又曰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
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女子從買藥康守價不與女子怒
曰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歎曰我本避名今小女子皆
知有我何用藥爲乃遁霸陵山中
搜神記曰南陽宗定伯少年夜行逢鬼鬼問爲誰定伯欺
云我亦鬼遂共爲侶赴宛行極困相擔問鬼曰畏何物曰
唯不喜人唾欲至宛便擔鬼著酒瓮上經詣宛市鬼化爲
羊恐其變並唾之賣得錢千五百
晉後記曰成都王圍京邑城中魚肉無出管巷賣死驢馬
肉雜死人肉賣之

車頻秦書曰王猛攻鄴慕容評拒猛而恒賣水與軍人衆
思爲亂猛因得敗之

周景式廬山記曰山有康皇廟廟有銅馬一枚道士丁玄
眞取擲置澗中經宿復還丁乃賣與遠村人買者盡病卽
送還悉愈

列仙傳曰安期生瑯琊阜鄉人賣藥海邊秦始皇請見與
語三日三夜賜金璧數千萬

風俗通曰夜糶俗說市買者當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
夕時便罷無人也今乃夜糶穀明癡駭不足也凡靳不愍
惠者曰夜糶

傅子曰靈帝勝門賣官崔烈入錢五百萬取司徒

語林曰蘇峻新平帑藏空猶餘數千端麤練王公謂諸公
曰國家凋弊貢御不至但恐賣練不售吾當與諸賢各製

練服之月日間賣遂大售端至一金
應璩新詩曰太官有餘廚大小無不賣豈徒脯與糗醢醢
及鹽鼓

劉超讓表曰臣家理應用一純色牛連市素不如意外廐
猥牛中牛色有任用者正有臣正陌三萬錢五疋布乞以
買此牛詔曰監此不足賣與宜便賜之然義與前後辭讓
不妄受一賜今亦必復不受可聽如所啓

駟僧

說文曰僧駟馬也

漢書曰子貸金錢千貫節駟僧孟廣曰節節物貴賤也謂
除沽會其餘利比於千乘

之家師古曰僧者合會二家交易者駟
者其首率也駟音子即明僧音貢外切

後漢書曰吳漢字子顏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末以賓
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為業

續漢書曰平原王君公以將道深曉陰陽懷德滅行和光
同塵不為皎皎之操王莽世退身僧牛自給有似蜀之嚴
君平

搜神記曰羊公字雍伯雒陽人本以僧賣為業性篤孝父
母終葬無終山遂家焉

晉令曰僧賣者皆當着巾白帖額題所僧賣者及姓名一
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

淮南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許慎注曰面為文侯師
駟市僧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九
商賈部九
左傳僖公下曰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
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曰寡
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
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
積厚也淹久也
行則備一夕之衛
且使遽告于鄭
車遽傳
又宣公下曰荆尸而舉
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
更為此陳法遂以為各也
商農工
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
車曰卒事不奸矣
奸犯
又成公下曰荀罃之在楚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

太平御覽卷第八十九

資產部九

商賈

擔

春

負販

備貸

左傳僖公下曰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
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曰寡
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
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
積厚也淹久也
行則備一夕之衛
且使遽告于鄭
車遽傳
又宣公下曰荆尸而舉
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
更為此陳法遂以為各也
商農工
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
車曰卒事不奸矣
奸犯
又成公下曰荀罃之在楚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

謀之未行而楚人謂歸之賈人如晉荀營善視之如實出
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
子遂適齊

左傳昭元曰魯曾阜曰賈而欲贏而惡讙乎言譬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誼讙之聲

又昭公日子于歸韓子問於叔向日子于其濟乎對曰難
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宣子謂奔疾視時于于同利以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奔疾本不與于于相求

又昭公六曰臧會奔郈郈魴假使為賈正焉郈在東平无假郈邑大夫賈正掌貨物使有常賈若市吏

又昭公十六年曰鄭子產對韓宣子曰昔我先君桓公與
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庸次比耦庸用也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

信也日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无強市其物母或句奪爾有利市

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

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母乃不

可乎

又定公下衛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

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

史記曰昔不韋傳曰不韋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

家累千金

又曰白圭周人也與僮僕同苦樂趣時若猛獸擊鳥之發

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

也其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英斷仁不能以取子強不

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者祖

白圭

又曰齊俗賤奴虜而刁閭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
 唯刁閭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騎交守相然愈
 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刁孟康曰刁
奴奴或有連車騎交守相奴自謂寧免去作民言其能
有爵耶无將止為刁氏作奴乎无發聲語助也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

漢書曰高祖詔曰賈人無得衣錦繡綺縠絺罽操兵騎馬
 又曰陳豨反上聞豨將皆故賈人曰吾知與之乃多以金
 購豨將豨將多降

又曰周人之巧失為趨利喜為商賈富人則商賈為利
 又曰通財鬻貨日商

又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
 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貧賈三之廉賈五之貧賈未當
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賈貴乃賈賤乃買故十得五也

魏志曰王烈字彥考於時名聞在邢原管寧之右辟公孫
 度長史以商賈自穢太祖命為丞相掾徵未至卒也

齊書曰范雲為始興內史入埵撫以恩德罷去亭候商賈
 露宿

梁書曰陸驗少而貧苦落拓無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驗
 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金因出都
 下散費以事權貴

北史曰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喪哭鄴中富商丁周嚴
 興等並為義孝有一士人在哭限封孝琰入吊出謂人曰
 嚴興之南丁周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
 知而大怒
 管子曰商人通賈倍道兼行以夜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
 在前也

魯連子曰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壽先生笑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人之締結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

尸子曰子貢衛之賈人也

韓子曰鄙諺曰長袂善舞多資善賈此言多資易為工也又曰秦韓攻魏昭夕西說罷之齊荆攻魏夕東說罷之魏襄王養之以五車將軍養以五乘使為將軍夕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力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贏勝而履屨贏利也謂賈也贏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贏勝之人履屨也淮南子曰賈多端則貧工多伎則窮心不一也賈多端非一國語曰晉叔向對韓宣子曰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楫以週

於朝韋藩韋蔽前後也木楫木擔唯其功庸少也言无功庸雖富不而得服朝服過於朝而

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文織錯錯縷也言富商之財是金玉其車文錯其服以无爵位

故不得為耳上能行諸侯賄言其財賄足以交於諸侯而無尋尺之祿

無大績於民故也績功也入尺曰尋

又曰齊管仲曰昔聖王處商就市井夫商羣萃而州處察

其四時四時所用者豫資之而監其鄉之資監視資財視其貴賤有無以知其市

之賈負任擔何擔者曰負肩曰擔何揭服牛輶馬以周四方周以

所有易其用無市賤鬻貴市取且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

弟相諱以利相示以賴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

為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

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子恒為商

又曰越大夫種曰臣聞之賈人賈人賈賤賣貴也夏則資皮冬則

資絺絺葛精曰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

白虎通曰商賈何謂也商之為言商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商賈之為言固也固有有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

論衡曰揚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賚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猶園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

異苑曰晉陵曲阿場晚資財數千萬三吳人皆取直為商估治生輒得倍直或行長江卒遇暴風及劫盜者皆捉晚錢多獲免濟晚死後先所埋金悉移去隣人陳家當嘗晨起見門外忽有百許萬鏹封題是揚晚姓字然後知財物眾散必由天運乎

負販

禮記曲禮曰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

况富貴乎負販者尤輕佻志利宜若無禮然

尚書大傳曰舜販於頓丘

漢書曰灌嬰雖陽販繒者

說苑曰鮑叔身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

非君臣父子也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

於南陽吾三辱於市不以我為怯知我故有所明也

魏略曰弘農董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與平中關中擾

亂與兄季忠依將軍段煨采稻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

習讀其兄笑之而不改

後魏書曰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取其利高

允諫曰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而

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

備貨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曰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

賃於野以喪莊公為齊莊公服喪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為右尹言

楚能用賢曰大夫不齊不立天不齊不立

史記曰倪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時問行備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

又曰范睢微時弊衣閒步見須賈須賈見之驚曰叔今何事范睢曰臣為傭賃賈哀之留與坐飲食乃取一綈袍以賜之

漢書曰欒布梁人彭越為家人時常與布遊窮困賣傭於齊為酒家保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

又曰匡衡字稚圭東海人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

後漢書曰鄭均好黃老書兄仲為縣遊徼頗受禮遺均數

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

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

謝承後漢書曰施延字君平少為諸生明於五經家貧母

老周流傭賃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積瓜後復到吳郡海鹽

取卒月百賃傭半路亭下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山陰

馮敷為郵到縣延持帚往敷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

與飯食訖脫衣與之餉餞不受

華嶠後漢書曰范式為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

老乃變名姓傭為新野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

嵩為道騶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

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

蒙國恩致位州牧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昔

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居九夷不患其陋

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勒縣代嵩嵩以為先備未嘗不肯
 去
 東觀漢記曰公沙穆來遊大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備為吳
 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又曰初梁鴻於大家阜伯通家行春為事歸其妻具食不
 敢於鴻前仰視舉按常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備能使
 其妻敬之
 又曰班超字仲升家貧恒為官傭寫書嘗輟書投筆歎曰
 大丈夫當効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
 筆硯乎
 吳志曰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
 家貧無資常與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周
 齊書曰張勣兒之為襄陽府將也家貧每休假輒傭賃自

給管為城東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泰殺逃
 賣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
 又曰王僧孺篤愛墳籍家貧常傭書以養每寫畢諷誦亦
 了
 又曰馮道根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
 必還還以遺母
 南史曰吳達經飢荒男女死者三十人唯達夫妻獲全家
 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磚妻亦同達
 此誠無有懈倦
 漢皇德頌曰侯瑾字子瑜燉煌人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
 學而傭作為資暮還輒藝柴讀書
 釋名曰擔任也力所勝任也

後漢書曰趙孝字長平父普上莽時爲田禾將軍任孝爲
郎旬告歸常白衣步擔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
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
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
於是遂去

東觀漢記曰馬成爲郟令上往河北成羸衣步擔渡河詣
魏志曰曹休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
母度江至吳
魏略曰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貧少好學初平中
三輔亂禧南客荊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採秬餘日
則誦習之
晉書曰郭文字文舉少愛山水尚嘉遁洛陽陷乃步擔與

餘姚大辟山中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擔水而無勦色
又曰譙季字元彥在蜀遇范賁蕭敬相繼作亂秀乃避難
宕渠中鄰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欲代
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猶足自堪豈以垂
朽之年累諸君也

又曰王澄字季子兄衍妻郭氏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
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
又曰董養字仲道見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焉
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知白者國家之象願謂謝鯤阮
孚曰易稱知幾其神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
知所終

齊書曰桓康隨武帝在贛縣泰始初武帝起義爲郡所繫
衆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竟陸王子

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祗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
出武帝出武帝梁書曰司馬申太清之難父母俱沒因此自擔土菜食終
身

後漢書曰高允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
方言曰羸旅荷騰擔也齊楚陳宋之間曰羸燕之外郊越
之東甌吳之外鄙謂之旅南楚謂之羸自關而西隴冀以
往謂之荷儿以驢馬駝載物者謂之負他音亦季之荷璞
洋曰今江東軍擔兩頭物為騰莊子
羸糧從之擔者用臂力因以名之

先賢行狀曰平原王烈字彥考國中有盜牛主得而放之
盜者曰子既放我幸無使王烈聞之問年國中行路老父
負擔重有人代擔行數十里至家而去問姓名不語頃之
老父失劍於路有人得而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乃代擔

人也老父曰子前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復守吾劍子誠賢
人可語吾姓各以告王烈使人問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
使國人表其廬而異焉

春

說文曰春擣粟也

周禮地官甸春人掌供禾物

禮記檀弓上曰隣有喪春不相

穀梁傳文公曰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春

漢書刑法志曰罪人獄已決完為城且春滿三歲為鬼薪

白粲

漢書曰呂后囚戚夫人永巷令春

又曰陳威為南陽太子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

犯法論輸府為地曰木杵春不中程輒加罪笞

又曰江都王建宮人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或繫於樹上

或髡鉗以鈇杵舂不中程輒掠之

又曰楚王戊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之不聽乃胥靡之使

杵曰雅舂于市晉灼曰胥靡隨也古隨坐輕刑名也雅正杵舂

南史曰梁武丁貴嬪德后酷忌遇貴嬪無道使日舂每中

程若有助者

後魏書曰高祐為西兗州刺史鎮滑臺令一家之中自立

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給行客不聽婦人寄舂聚

莊子曰適百里者宿舂糧

淮南子曰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

傅子曰夷吾為政士三妻者逐於境外女三嫁者入於舂

隸也

國語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牲牛王后必自舂粢諸

侯宗廟之事必自射牛割羊擊豕割刺夫人必自舂其盛

在器曰盛上言案下言盛其文也

世本曰郊父作舂宋襄注曰雍父黃帝臣也

呂氏春秋曰赤冀作舂

相子新論曰宓犧之制杵曰萬民以濟及後人加巧因延

力借身重以踐碓而利十倍杵曰又復設機關用驢羸牛

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

崔贛易林曰蹇之革曰折挺春稷君不得食頭養病根無

益於病

嚴欣期交州記曰糠頭山在合浦海口傳云越王舂米於

此積糠所成

石虎鄴中記曰有舂車作木人反行碓於車上動則木人

踏碓舂行十里成米一斛

俗記曰王慶孫為襄陽都督後之鎮爾時河中蠻盛斷道
縛得王去將還家語王云汝是貴人試作貴人行看驅逼
不得已王便行蠻以其貴人不堪苦使令與婦女共碓下
春

王褒僮約日事訖休息當春一石

嶺表異錄曰廣南有春堂以渾木剉為槽一槽兩邊約十
杵男女間立以春稻糧敲磙槽腋皆有遍拍槽聲若鼓聞
于數里雖思婦之巧弄秋砧不能比其流亮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三
資產部十
尺寸
針
鑽
縫

禮記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
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
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周尺之數未詳
猶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
步更為八尺六寸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
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

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漢書曰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

度音大本起
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

師古曰秬即黑黍中者不大
中者率為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十
分寸也

太平御覽

卷之二十一

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其法
 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尺而分寸丈尺存焉用竹爲引
 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之界也
 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筭也師古曰
音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師古曰信讀夫度者別於分忖於
約筭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內官
廷尉掌之師古曰法度所起故屬廷尉也
 魏略曰昔長安市僧有劉仲始者偶爲市吏所辱乃感激
 踰其尺折之遂行學問經明行修流名海內後以有道徵
 不肯就衆人歸其高

晉書荀勗別傳曰魏杜夔制律乖錯最知漢魏尺漸長於
 古四分夔依爲律故不諧乃令佐著作劉恭依周禮制古
 尺新律呂以諧音韻後得古玉律鍾磬與新律相合詔賜

古尺一具

隋書曰世稱有田父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
 尺荀勗試以校尺所造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

管子曰八寸尋丈者所以得短長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
 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
 益長雖卑辱貧賤則弗爲損度公平而無所偏故奸詐之
 人弗能誤也故明法者不可巧以詐僞有尋丈之數者不
 可欺以長短

又曰以規矩爲方圓則成以尺寸量短長則得以法教民
 則安故事廣於理者其成若神

孟子曰陳代謂孟子云枉尺直尋若宜可爲枉尺直尋欲
信道也

尸子云孔子曰謹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爲之也

左傳昭公三年云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
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斗六升四區為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
斗四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一謂加舊量之
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收貨厚而
漢書曰量者侖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
之侖用度數審其容師古曰因度以生量也其容以子穀
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侖以井水準其槩槩欲其直故
水清清則平也師古曰槩十侖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
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圍其外旁有廐
焉師古曰廐不滿之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其上謂仰斛也
廐也音吐彫反其下為斛其下為斗其下謂覆斛也
斗也左耳為升右耳為合侖其狀似爵以廐爵祿散
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圓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
圖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三

斤為鈞鈞萬一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孟康曰反
千五百二十鈞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孟康曰反
鍾覆斛亦中黃鍾之官官為君也臣贊曰君制器之象也
仰斛受一斛覆底受一斗故曰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
侖者黃鍾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侖之量
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
之量也夫量者躍於侖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
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也
孔叢子曰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匆匆四升也匆謂
之豆豆以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一有半謂之藪藪謂之
缶缶謂之鍾鍾二有半謂之秉秉十六斛也平
曹瞞傳曰太祖常賦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
以小斛量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眾太祖謂主者
曰當特借汝死以厭眾不然事不解乃取徇日行小斛盜
官穀斬之軍門漢書卷一百一十三

卷八十三
三十三

風俗通曰斛者角也庾三斛四斗秉二十四斛

廣雅曰秤謂之衡鍾謂之權中書大略漢景帝時主者

說文曰秤銓也謂之衡

禮記月令仲春曰是月也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因春

夜平曰正之同亦平也丈尺曰度

又經解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

直也規矩之於方園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

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園

漢書曰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權而鈞物平輕重

也其道如底底平也謂以底石屬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

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璇機斟酌建指以齊七

政故曰玉衡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孟康曰權衡在

量三等為參

車則見其倚於衡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

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

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

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付為十八

易十有八變之象孟康曰付度也度其義有十八也黃鍾

入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大小之差以輕重

為旨園而環之令之內倍好者孟康曰謂為鍾之形如環

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至於成着

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律之重李奇曰黃鍾之管重十二

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

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

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

就平均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三十一

五

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孟康曰六甲為六旬一歲有八節六甲周
行成歲以六乘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
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
大也四鈞為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
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鍾之象也孟康曰稱之數始於銖終於石
石重百二十斤象十二日銖之重本取於子律黃鍾一
籥容千二百黍為十二銖故曰復於子黃鍾之象也千
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
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
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
魏志曰鄧哀王冲字倉舒少摠察歧疑生五六歲智意所
及有若成人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群下
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舡之上而剋其水所至稱物
以載之則立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吳志曰薛綜上疏云九真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裒劉彥
之徒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稱
唐書曰安祿山晚年益肥垂肚過膝自稱得三百五十斤
每朝見玄宗戲之曰朕適見卿肚幾垂至地
管子曰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
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
也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
又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
差以長短
又曰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借度量一稱數
借同也稱斤兩也數多少
也
莊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
而竊之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不能禁培斗折

慎子曰厝鈞石使禹察錙銖之重則不識也縣於權衡則
 駑髮之不可差則不待禹之智中人之知莫不足以識之
 矣
 慎子曰君臣之間猶權衡也權左槩則右重右重則左輕
 輕重迭相析天地之理也
 孔叢子曰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
 錡錡謂之鍰二鍰四兩謂之斤斤十二謂之衡衡有半謂
 之稱倍稱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然則鼓四百
 八十斤也
 韓子曰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為人
 多少衡不能為人輕重求索不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
 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利貨賂不行是境內之事盡如

衡石也

說苑曰度量衡以十粟生之十粟重一豆六豆重一銖二
 十四銖重一兩十六兩重一斤三十斤重一鈞四鈞重一
 石
 語林曰孟業為幽州其人甚肥或以為千斤武帝欲秤之
 難其大臣乃作大秤挂壁業入見帝曰朕欲試自秤有幾
 斤業答曰陛下正是欲稱臣耳無煩復勞聖躬於是遂秤
 業果得千斤
 夢書曰銓衡為人正也夢得衡為端平也以銓稱量平財
 錢也重者價貴輕賤也銓衡折敗無平人也
 李尤權衡銘曰夫審輕重莫若權衡正是非其唯賢明

剪刀

爾雅釋言曰劑剪齊也郭璞注曰南方人呼剪刀為劑刀

釋名曰剪刀剪進也稍進前也

齊書曰范雲幸於齊陵王子良江祐求雲女婚酒酣以巾箱中剪刀與雲曰且以為娉雲笑受之至是祐貴雲又因酣曰昔與將軍俱為黃雀今將軍化為鳳皇荆布之質理隔華盛因出剪刀還之

南史曰沙門寶誌不知何許人齊宋之交稍顯靈迹被髮徒跣語默不倫恒以銅鏡剪刀鑷屬拄杖負之而趨預言未兆識之多驗

脩復山陵故事曰后梓宮用剪刀六枚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龍頭金縷交刀四銀牙鎖綵帶副

世說曰爰綜為新安太守郡南界有刻石爰至其下醺飲忽有人得剪刀於石下者眾咸異之綜問主簿主簿對曰

昔吳長沙桓王嘗飲餞孫洲父老云此洲狹而長君當為長沙乎果應夫三刀為州得交刀君亦當交州後果交州

幽明錄同

衣軸

世說曰張華將敗有飄風吹衣軸六七倚壁

管

禮記內則曰鍼管線纒

荀卿針縷賦曰管以為母

魏武上雜物疏曰中宮雜物畫象牙鍼筒一枚

說文曰針綴文也

禮記內則曰舅姑衣裳綻裂紉針請補綴

左傳成公上曰楚伐魯賂以執針百人女工

吳書曰虞翻年十二客詣翻兄不過之乃與客書曰虎魄不受腐芥慈石不受曲針
王隱晉書曰東宮舊制月請五十萬以供衆用愍懷太子恒採取三月以供賤妾舍人杜錫數諫太子後取針着錫常坐處檀中錫上床刺足血流
晉書曰鳩摩羅什嘗講經于草堂寺姚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餘人肅然觀聽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愆障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入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什曰天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使法種無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廨舍諸僧多効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効食此者乃可以齋室爾因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
又曰顧愷之常悅一隣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

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

宋書曰傅琰爲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樹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南史曰齊王奐爲雍州刺史加都督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十一年奐遣軍主朱公息征蠻失利興祖欲以啓聞奐大怒收付獄興祖於獄以針畫漆合盤爲書報家稱枉令啓聞而奐亦馳信啓上訕興祖扇動荒蠻上知其枉勅送興祖還都

後魏書曰胡太后臨朝常幸西林園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中之大悅
吳越春秋曰勾踐與妻入臣吳妻奉針縷北面爲妾
管子曰女必有一刀一針然後成爲女

淮南子曰先鍼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蕢成城幕帳也縷非針無以通故曰先也蕢土籠也始於一蕢以成其城也淮南萬畢術曰首澤浮針取頭中垢塗針塞其孔水中則浮針抱朴子曰彈鳥則千金不及丸泥縫緝則長劍不及數分之針

又曰結巾投地而兔走鍼綴丹帶而蛇行晉書其并成西京雜記曰漢絲女常以七月七日夜穿七針於開襟樓但以習之

說苑曰客因孟嘗君寄於齊王而不用客反見孟嘗君曰不知君之過臣之罪孟嘗君曰夫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

典論曰劉表子弟好酒設大針於坐端有醉伏者輒刺驗其醉醒

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美人薛夜來妙於針巧雖處於深帷重幕之內不用燈燭裁衣製作立成非夜來所縫製帝不服也宮內號曰針神

諸葛元遜傳曰昔元遜對南陽韓文晁誤呼其父字晁難之曰何人子前呼人父字是禮乎諸葛笑答曰向天穿針而不見天何者不輕天意有所在耳即罰文晁酒一盃王即新奏議曰至於遺針御衣懼傷至尊之體故加之以髡刑將欲懲戒先傷以防絕後傷與地志曰齊武起曾城觀七月七夕宮人登之穿針世謂之穿針樓

劉義恭啓事曰聖恩賜金銀針七色縷并格一犀棟刷匣副綿布兆珍服寶翫以協嘉辰孫卿針賦曰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堂室不盜不竊穿

箭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橫下覆百
姓上飾帝王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弗識敢請之王曹
大家針縷賦曰鎔秋金之剛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達而
漸進博庶物而一貫

魏志曰樊何從華他學何善針凡醫咸言背及胸藏之間

不可妄針何針背入一二寸巨闕入五六寸疾輒瘳

三輔舊事曰□□為桐人長尺以針刺其腹理太子□

中□曉醫術因言其事中燉煌實錄曰張存善針存有奴好逃亡存宿行針縮奴腳

欲使則針解之王王渾表曰臣有氣病善夜發服半夏湯或服湯不解尚取
針前殿中醫趙恭思纂見給事醫在醫署纂能針有方伎

乞以纂名課稱考謂醫給臣自療治

梁書曰王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
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為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
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
以為砭針春秋美疾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
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耶

唐書曰貞觀中太宗幸甄權宅權穎川人醫術為天下最
孫思邈師之以授針法時年二十三歲

唐書曰太宗征高麗江夏王道宗在陣損足上親針之
說文曰鑽可以綴罽物者也韻集鑽綴衣細竹也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金鑽二枚

說文曰縫線也縷線也

周禮春官下曰縫人掌王宮縫線之事以役女御縫王及后之衣服

淮南子曰秦代天下婦不得剗麻考縷

抱朴子曰高嚴將賈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邊西京雜記曰賈佩蘭云在宮時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為連愛

鄴中記曰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飲食祠神乃作五色縷花相遺不為介子推

離騷大招曰秦繡齊縷鄭線絡

崔駰縫銘曰惟歲之始承天嘉德皇靈顧□□國絲綏充贄以朝迪

魏□□□□□兖州刺史上物縫帳二系縷十斤

鄭氏婚禮謂文讚曰長命之縷女工所□□□□□□私為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一
周禮地官曰鄉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其
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田法人徒及期以司徒之大旗
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
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又曰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
令焉
又曰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
追胥竭作也追追寇賊也竭竭作盡行
又夏官大司馬之職日中春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
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春田爲蒐有司大司徒也掌大

田獵者受令焉
又曰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
追胥竭作也追追寇賊也竭竭作盡行
又夏官大司馬之職日中春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
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春田爲蒐有司大司徒也掌大

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一

資產部十一

獵上

周禮地官曰鄉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其
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田法人徒及期以司徒之大旗
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
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又曰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
令焉
又曰小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
追胥竭作也追追寇賊也竭竭作盡行
又夏官大司馬之職日中春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
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春田爲蒐有司大司徒也掌大

而祭祭也誓民誓中夏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
 以犯田法之罰也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
 享杓夏田為苗擇取不孕田者若治苗中秋遂以獮田如
 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秋田為獮獮殺也羅弊罔止
 皆殺而罔止中冬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
 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閒以分地
 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
 冬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
 兩旌以為之敘和出用次第山和門也旗軍吏所載分地
 數也險野人為主人居前易野車為主車居前既陳乃
 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
 者田中軍以鞶令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
 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
 又曰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田路木路也田田掌佐車
 之政左亦設驅逆之車驅驅禽使前趨獲逆令獲者旌植

以告獲也及獻比禽田弊獲者各獻其禽
 禮記月令仲冬日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有
 司教導之
 又季冬日乃教田獵以習五戎
 又曲禮曰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郊生
 之時重傷其類
 又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
 三為充君之庖三田夏無事而不田日不勑田不以禮日
 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
 殺則下小綏綏當為綏綏有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
 百姓田獵佐車驅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
 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
 未蟄不以火田取物必不麇郊不殺胎不殃天不覆巢覆

左傳文公上曰宋華御事逆楚于勞且聽命時楚欲誘呼宋共戰御事華元遂道以田孟諸孟諸宋大藪也在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孟田獵名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復遂楚期思邑公于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司馬命夙駕載燧燧取火然者也

又襄四年曰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周武王大史闕過也使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畫為九州畫芒芒遠貌經啓九道啓開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

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歸人神各有道民有寢廟獸有茂也冒貪忘其國恤而思其鹿牡念獸武不可重重猶用不恢

于夏家昇以好武雖有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僕夫不敢尊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又襄十七年曰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孫蒯林父之子飲馬于重

丘曹邑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詢罵曰親逐其君爾父為厲厲惡鬼林父逐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

又襄三十年曰鄭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也田獵曰唯君用鮮鮮野衆給而已衆臣祭以

又昭公曰齊侯田于沛言疾愈行招虞人以弓不進虞人澤之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旃以招大夫弓以招

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君子韙之韙是

又定公上曰魏獻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簡子韓起孫不大而田於大陸焚焉禹貢大陸在鉅鹿地嫌絕遠疑此田也爾雅廣還卒於甯甯今修武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為政

又哀公下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大野

平鉏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微者鉏商之名以為不祥以賜虞人時所未常見故怪虞人掌

之官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也

穀梁傳昭公曰秋狩于紅正也獲狩以習用戎事禮之大

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

其餘以與士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

而射不中則不得禽以是知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毛詩鵲巢曰鷩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

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

鷩虞則王道成也彼茁者葭茁出也葭蘆也記蘆始一發

五狝虞人翼五狝以待公之發于嗟乎鷩虞鷩虞義獸有至彼茁者蓬

蓬一發五縱日獵于嗟乎鷩虞

又緇衣叔于田曰叔于田巷無居人不知叔也洵美且仁

又雞鳴曰還刺荒也襄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

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子之

還兮遭我乎狩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僇兮從

也獸三歲曰肩僇利也

又雞鳴盧令曰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不修民事

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又嘉魚曰吉日美宣王田也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

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群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

之所同鹿麇麇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周易曰比卦王用三驅失前禽也

尚書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

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尚書歸藏曰穆王獵干戈之墅

韓詩內傳曰春日畋夏日獲秋日獮冬日狩天子抗大綏

諸侯小綏群小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於門夫田獵因以講道習武簡兵也

爾雅曰春獵為蒐郭璞注曰搜夏獵為苗為苗除害也秋獵為獮獮殺氣也冬獵為狩得獸取之宵田為獠管子曰獠獵

亦呼獵為獠音為遼或火田為狩放火燒草

史記曰西伯將畋卜之曰所獲非熊非羆霸王之輔西伯

果遇呂望釣于渭濱遂載歸號太公望

又曰任安字少卿邑中人民俱出獵安常為人分麋鹿雉

兔部署老小劇易眾人皆喜

又曰今上為膠東王時韓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

愈益親嫣善騎射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

故益尊貴嫣常與上卧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

林中天子車駕馬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

驚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避從者伏謁道旁嫣驅不

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

太后由世嫌嫣

戰國策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

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焉出文侯曰吾與虞人

期獵雖樂豈可不壹會期哉乃往

漢書曰李廣被黜與故穎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

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

下日故李將軍也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

魏志曰夏侯淵之子稱年十六淵與之畋見奔虎執楯驅

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中名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

我得將矣

又曰文帝將出遊獵鮑勛停車上疏曰五帝三王靡不明
本立教以孝治天下如何在諒闇之中脩馳騁之事乎毀
其表而竇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獵之與樂何如八音也
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
人理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况獵暴華蓋於原野因奏劉
曄佞諛不忠
又曰蘇則從文帝獵蹉跎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
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
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
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
又曰清河令徐李龍使人行獵令管輅筮其所得輅曰當
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
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

魏末傳曰初帝以母廢未立為嗣文帝與俱獵見子母鹿
文帝彎弓射其母令帝復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殺
其母臣不忍殺其子帝曰好語動人心遂定為嗣也
吳志曰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嘗突前攀持馬鞍張
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尔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
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
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詔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慙君然
猶不能已
江表傳曰曹公與孫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
琮束手今水軍八十萬眾與將軍會獵於吳
王隱首書曰魏舒字陽元少工射着韋衣入山澤每獵大
獲
南史曰宋衡陽王義季鎮荊州嘗大蒐於郊有野老帶苦

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遊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爲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

宋書曰王僧達爲宣城太守性好遊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辭辯訟多在獵所人或相逢識問府君所在僧達報曰在近

梁書曰曹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麀鹿每衆騎趁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應弦輒斃以此爲樂後景宗爲揚州刺史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重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拍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麀數肋射之渴飲

其血饑食其脍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閑置車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

南史曰宋臧熹常與溧陽令阮崇獵遇猛獸突圍獵徒並散熹射之應弦而倒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石虎遣司農中郎將費霸帥工匠四千於東平罡山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丈八尺格虎車四十乘立級行樓二層於其上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而還使御史監司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

又曰虎命太子宣行祈山川遊禽藪澤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旂十有六軍戎卒八萬出金明馳逐終夕所在

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圍禽獸皆暮集行宮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
後秦錄曰姚興性好遊田頗損農要京兆杜延以左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草詩以箴之難具以聞馮翊相靈作德獵賦以風焉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不能改也
後魏書曰于栗磾進新安公道武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頗栗磾曰能搏之乎對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可驅致御前而制之尋皆擒獲帝頗而謝之
又曰宿石常從獵文成親欲射猛獸石叩馬諫引帝至高原上後猛獸騰躍殺人詔褒美其忠計後有犯罪宥而勿

坐

又曰來大千常從明元校獵見獸在巖上持稍直刺之應手而死帝嘉其勇壯
北史曰齊元恒字集和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又曰齊崔子植位冀州別駕走馬從禽髮繫木而死
後周書曰達奚震武之子也少驍勇便騎射太祖嘗於渭北校獵時兔過太祖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躓因步走射之矢發中兔頤馬纔趨遂迴身騰上太祖喜曰非此父之生此子乃賜震雜絲百段
唐書曰武德七年十二月庚辰臘上曰臘者獵也腰臘以供宗廟朕當射親其事以申孝享之誠於是出狩於鳴瀆泉
又曰蘇世長拜諫議大夫嘗從幸涇陽校獵至高陵台圍

是日大獲陳禽獸於旌門上入御營頗謂朝臣曰敗樂乎
世長進曰陛下游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上色
變旣而笑曰狂態發也又對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
計則忠矣

又曰唐儉授民部尚書從太宗於洛陽苑射猛獸儉見群
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一雄彘及馬鏡儉
懼將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頭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
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
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豕太宗納之
因罷獵

又曰貞觀十四年太宗欲親幸同州遊獵櫟陽縣丞劉仁
軌上疏曰四時蒐狩前王恒典事有沿革未必因循今年
甘雨應時秋稼甚盛盡力收穫月半猶未畢功貧家無力

禾下始擬種麥直據尋常料喚田家以有所妨今旣祇供
頓事兼之修理橋道縱謂大簡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歛
實爲狼狽臣願陛下少留萬乘之尊垂聽一介之說退延
旬日收刈摠了則人盡閑暇家得康寧鑾駕徐動公私交
泰上降璽書勞之

又曰太宗謂高昌王麴文泰曰丈夫在生樂事有三天下
太平家給人足一樂也草淺獸肥以禮田狩弓不虛發箭
不妄中二樂也六合大同萬方咸慶張樂高宴上下歡洽
三樂也今日王可從禽明日當飲讌耳
又曰高宗狩于陸渾縣六日止飛山頓高宗親御弧矢獵
四鹿及兔數十頭晚次御營望見太官烹宰欲供百官之
膳因問侍中許圍師曰朕目擊彼羊在公格下見其無罪
就戮非無憫惻之情今欲以死獸易之可乎圍師對曰昔

宋文侯見人欲將牛鬻鐘因曰吾觀此牛骸鯨似無罪而就死也乃不鬻鍾陸下取已死之鹿代欲剖之羊則堯舜之用心也遂釋其羊不殺九日又於山南布圍大順府果毅王萬興以輒先促圍集衆欲斬之上謂侍臣曰軍令有犯罪在不赦恐外人謂我翫好畋獵輕斷人命又以其經從征遼有切特令放免

又曰高宗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卨律曰雨衣若爲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必不漏矣上大悅因此不復出獵

又曰高宗駕幸自九成宮還宮仍西狩校習自麟遊西北遶岐梁歷普潤止雍爲兩圍殿中侍御史杜易簡賈言忠監圍山阜懸危杖策不得暫停凡五日而合劾奏將軍劉玄意黃河上等斷圍玄意抵罪黃河上圍日軍容齊整詔特原之

又曰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田苗侍御史柳範奏彈之上因謂侍御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元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非萬紀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一

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人
又曰梁君出獵見白雁群下車設弩欲射之道有行者不
止白雁羣駭梁君怒欲射行人其御公孫龍撫轡曰今主
君以因白鴈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
歸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人皆得獸吾獨得善言

尸子曰宓義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也
韓子曰孟孫獵得麀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秦西
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麀對曰予不忍而與其母
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傅曰夫子不忍於麀
且忍吾子乎

又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山侯侯不
聽曰不可疾風失信吾不為遂犯風往而罷虞人
穆天子傳曰天子東田于澤至于重壁之臺盛姬告病

又曰天子獵于滸澤於是得白狐玄貉焉以祭于河宗以將

事於河宗獲此故用

又曰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勤七萃之士勤猶勞也于羽陵之

上乃奏廣樂六師之人翔吹于曠原得獲無疆鳥獸絕群

六師之人大吹九日乃收皮效物是載羽車

國語曰晉趙簡子田于螻螻晉君圍史黯聞之以犬侍于門

大夫史墨時為簡子史君圍簡子見之曰何為曰有所得犬欲

試之茲圍茲此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言

法法臣主將適螻而麓不聞麓主君苑囿之官傳曰臣敢煩

當日當日告君告君臣亦不敢煩主之直日自白也簡子乃還

呂氏春秋曰齊有好獵者久不得獵所以不得狗惡故也

欲得良狗則家貧乃還耕則家富則求良狗則數得獸矣

非獨獵事皆然

春秋後語曰魏信陵君嘗與王共博於是北境舉烽火傳
言趙寇至王釋博欲召大臣議之信陵君曰趙王獵耳非
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有頃復從北方傳言
趙王獵耳非爲寇也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對曰臣之
客有能探趙王陰謀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
之

六韜曰文王畋于渭陽見呂尚坐茅以漁

大公金匱曰紂常以六月獵於西土發人逐禽民諫曰天
務覆施地務長養今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命懸於野民
踐之百日不食紂以爲妖殺之

新序曰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爲漁者送
文公出澤漁者曰鴻乃保大海之中厭而徙之小澤則必
有丸罾之憂龍保於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之

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君歸國臣亦反漁
所

又曰晉文逐鹿而失之問農夫老者曰吾鹿何在老者以
足指曰如是行往公曰寡人問于子以足指何也老者振
衣而起曰不意人君至此虎豹之居也厭深而得淺故人
亦得之諸侯厭衆而亡其國唯鵲有巢唯鳩居之今君不
歸人將居之於是文公恐而歸
新序曰晉文公畋於魏還見一老問曰魏亡何也對曰魏
君斷則不能用人也文公輟畋而歸趙襄子曰其人安在
公曰吾不與來襄子曰君聽其言不用其身文公乃召賞
之

說苑曰楚莊王獵大夫諫之王曰吾就獵求士也榛薄刺
虎知其勇也搏犀獲兕知其勁也罷畋而分所得知其仁

也由此道得三士可乎
又曰晉平公有馳逐之車錯以羽芝會群臣觀焉田差三
過不顧
白虎通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狩者何也爲田除害上以供
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獵開肆五兵
因以順時取禽其禮將軍執晉鼓師率執提旅率執鼙以
教坐作進退徐疾之節
瓌語曰范獻子卜獵占之曰君子得龜小人遺冠獻子獵
無所得而遺其冠
潛夫論曰昔有司原氏獵於中野鹿東奔司原從而諫之
西方之衆有逐豨者聞司原之諫竟舉音而和之司原反
覆追之乃得大豨喜以爲瑞

陸子曰欲水之清則勿涉欲草之茂則勿獵
杜夷幽求曰獵者嗜肉不多於不獵及其陵岡巒赴溪嶺
而有遺身之志

語林曰夏少明在東國不知名聞裴逸民知人乃裹糧寄
載入洛從之未至家少許見一人着黃皮袴褶乘馬將獵
問曰裴逸民家遠近答曰君何以問夏曰聞其名知人故
從會稽來投之裴曰身是逸民君明可更來明往逸民果
知之用爲西明門候於此遂知名
石勒別傳曰冬十一月大雪平地三尺勒主簿程朗諫勒
不從出獵墜馬顧左右曰不從主簿之言而致墜馬賜朗
綰百疋以旌忠亮

續搜神記曰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家在晉陵少時喜射
獵嘗入山忽山岫間見一人長五丈許提弓箭箭鏑頭廣

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喚曰阿鼠阿鼠子文子文不覺應
 日諾此人牽弓滿鏑向予文子文便失竄厭伏
 又曰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為舍住夜中有一人長一丈
 着黃衣白帶來謂射人曰我有讎尅明日當戰君可見助
 當厚相報射人曰自欲助君何以相別荅曰明日食時君
 可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南往應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人
 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爾
 唯見二大蛇長十餘丈於溪中相遇白蛇勢弱人即引弩
 射之黃蛇即死日將暮復見前人來辭謝云住此一年獵
 明年慎勿復來必為禍射人曰善遂停一年獵所獲甚
 多家致巨富數年後憶先所獲多忘前言復更往獵見先
 白帶人語之言我語君勿復更來不能見用讎子已大今
 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人

皆長八尺俱張口向之射人即死
 異苑曰慕容皝出畋見一老父曰此非獵所王且還也皝
 明晨復去值有白兔馳馬射之墜石而卒
 世說曰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子齊莊行庾公
 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七八歲庾謂曰若亦復來耶應
 聲荅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又曰相南郡好獵騁良馬馳擊若飛覆飄所指行陣不整
 麇兔騰逸參佐無不被擊
 吳地記曰長洲在姑蘇南大湖北岸闔閭所遊獵處也吳
 主遣徐詳至魏魏太祖謂詳曰孤比老願濟橫江之津與
 孫將軍遊姑蘇之上獵長洲之苑吾志足矣詳對曰若越
 橫江而遊姑蘇是踵亡秦而躡夫差恐天下之事去矣太
 祖大笑曰徐生無乃逆詐乎

鄴中記曰石虎少好遊獵後體壯大不復乘馬作獵輦二
十八擔之如今之步輦上安徘徊曲蓋當坐處安轉關牀
若射鳥獸直有所向關隨身而轉虎善射矢不虛發矣
襄陽耆舊記曰楚王好遊獵之事揚鏹馳逐乎華容之下
射鴻乎夏水之濱

說文曰矰弋射矢也

毛詩緇衣女曰雞鳴曰將朝將朝弋鳧與鴈詩義問曰以繳繫矢而射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

又大雅桑柔曰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畢弋無出九門蔡邕章句曰繳射曰弋

左傳襄公上曰曹伯陽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強好弋獲白

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

論語述而曰子曰弋不射宿

春秋後語曰楚頃襄王時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
上者王聞之召而問焉對曰外臣之好射騏鴈羅鷺小矢
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哉且楚國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
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伯以弋戰國夫秦魏燕
趙王之騏鴈也齊魯鄭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鷺也
其餘不足射也見鳥六雙唯王何取王若以聖人為弓勇
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
朝夕之樂也
韓詩外傳曰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使顏涿聚主鳥而亡
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涿聚有死罪三臣請以其
罪數而誅之

晉中興書曰栢石秀豁第二子代叔父冲為江州刺史雖公門貴盛不以榮爵嬰心唯以弋釣為事

後魏書曰劉遜字長子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為事

吳越春秋曰樂野者越王所弋獵處也故曰樂野

管子曰國子弟之無土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

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也

又曰栢公弋在廩管仲朝公弛弓脫鞞音汗而迎之曰今夫

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

下也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皆非二子之憂也二子不對

列子曰捕且子之弋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

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

韓子曰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

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

我如之國鄭長者聞之曰子方知欲為廩而未得所以為

廩夫虛無見者廩也一日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

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

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其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

然則為天下何以異為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

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廩乎

又曰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捲磨之鳥驚而不可得

也

又曰夫弩弱而矰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

於眾也

韓子曰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弋乎匡倩對曰不日何也

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

不弋

淮南子曰蒲且子連鳥者百仞之上弓良也蒲且子楚人善射也

劉向別錄曰有行過江上弋鴈賦行弋賦弋雖得雄賦

法言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篡取也

太玄經曰弋彼三飛終日不歸

稽康與山濤書曰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可也

羅

周禮夏官上羅氏曰羅氏掌鳥鳥鳥謂甲居鵠之屬蜡則作羅襦

襦細密之羅襦讀為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春鳥鵠者若今南郡黃雀之屬矣是時鷹化為鳩與春鳥變蒼為新宜以養老助生氣者耳

毛詩國風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鳥網

又小雅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爾雅曰鳥罟音謂之羅羅絡也

國語曰里革諫魯宣公曰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焚

置羅

列仙傳曰李仲甫夜卧床上或為鴟鳥時架候北風當飛

渡南海山上有羅得鴟視之仲甫也向羅者笑

王子年拾遺記曰晉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鴟繞湮

而噪或集介推之側火不能焚晉嘉之於山數百里不復

設羅網設羅網

幽明錄曰有一倉土行小兒放牛野中伴輩數人見一鬼

依諸叢草間處處設網欲以捕人設網後未音倉小兒竊

取前網仍以罨之即縛得鬼

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日今為一

目之羅無得鳥焉

鵠冠子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

關子曰任公子冬羅鯉於山阿衆人皆以為惑既而鸕鶿擊黃雀觸公子羅者千萬數

劉楨魯都賦曰長畢掩壑大羅被畢

畢置

毛詩關雎曰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

賢人衆多也肅肅兔置逐之丁丁赴赴武夫公侯于城

說文曰兔罟謂之置郭璞注曰置遮也隹爲舍人

顧譚新言曰設置於淵施網於崗欲民之慎亦如此也終

無魚免矣

物理論曰夫欲定天下而任小人猶欲捕麋鹿而張兔置

不能擊麋鹿猶小人不能任大事

畢

韓詩曰任兔爰爰雉離于罟

爾雅曰罟謂之罟罟覆車也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罟

說文曰罟覆車也

罟韓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罟

爾雅曰罟謂之罟罟覆車也郭璞注曰今翻車也有

罟兩轆中施羅捕鳥

說文曰罟捕鳥也

禮記王制曰鳩化爲鷹然後設罟羅

罟罟罟

禮記月令曰季春罟罟無出國門鄭玄曰網小柄長謂之

罟罟罟

說文曰罟罟也率捕鳥罟象絲網上下其竿柄也

罟

爾雅曰麋罟謂之罟郭璞注曰冒其頭也捷為舍人曰麋有難制張罟也

爾雅曰彘罟謂之羅羅幕也捷為舍人曰彘剛惡齧人故張網而羅之也

纂文曰磻射石也

繳

列仙傳曰赤將子者黃帝時人也不食五穀而食百草華至堯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市中賣繳亦謂之繳父淮南子曰堯使羿繳大風於青丘之野大風鷲鳥也青丘東方也環濟典略曰繳綸也綸于前望飛鳥而射之夢書曰夢橫繳欲舉薦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三

資產部十三

陶

冶

鍛

牧

漁

陶

禮記檀弓曰有虞氏瓦棺始不用薪也夏后氏塋周曰塋火熟燒土治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

又喪大記曰甸人為殓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鄭子產曰昔虞闕父為周陶正以服

事我先王闕父舜之後當周之興闕父為武王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

其神明之後也舜聖故謂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

王之長女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

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毛詩文王緜曰古公亶甫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續漢書曰董卓欲遷都長安楊彪不從卓作色曰楊公欲沮國家計耶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峻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磚瓦一朝可辨宮室官府蓋何足言

吳書曰鄭泉字文淵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於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宋書曰文帝欲誅徐羨之羨之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經而死

尸子曰昆吾作陶氏春秋同淮南子曰陶人埴埴也其取之地而以為盆盎也無離於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爛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為盆盎無以異矣

周書曰神農耕而作陶

呂氏春秋曰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

雷澤天下悅之堯舜之天下列仙傳曰甯封子者黃帝時人為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為

其掌火能出入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骨時人葬之北山中謂之甯封子

焉古語嶺表異錄曰廣州陶家皆作土鍋鑊燒熟以土油之其潔

淨則愈於鐵器尤宜煮藥一斗者纔直十錢愛護者或得數日若迫以巨焰涸之則立見破裂斯亦濟貧之物

禮記學記曰良冶之子必學為裘仍見其家銅補穿鑿之器也補冶器者其金柔

史記曰邯鄲順以鐵冶業與王者埒富

又曰宛丘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代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遊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師古曰頽古俯字也游仰又曰魯人邴氏以鑄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弟約頽有拾仰有取師古曰頽古俯字也游仰張璠漢記曰杜詩爲太守爲冶作水排教化大行魏志曰韓暨字公至辟爲丞相上曹屬後遷樂陵太守徒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非每一熟不用馬百疋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爲水排計其利益參倍於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詔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晉書曰王沉字彥伯作釋時論云融融者皆趨熱之士得其爐冶之門者唯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南史曰齊袁豸監吳興郡事豸到郡坐逆用祿錢免官付

東冶豸妹爲貴陵王子良妃子良世子昭胄時年八歲見武帝而形容慘悴帝問其故昭胄流涕曰臣舅負罪今在尙方臣母悲泣不食已積日臣所以不寧帝曰特爲兒赦之旣而帝遊孫陵遙望東冶日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與朝臣幸冶履行庫因宴飲賜囚徒酒肉勅見豸與語明日釋之梁書曰侯景據壽陽懷反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啓請鍛冶工欲更營造勅並給之後魏書曰崔鑿爲東徐州刺史於州內銅冶爲農具匠人獲利北史曰後周薛善爲行臺郎中時欲廣置屯田以供軍費乃除善司農少卿領同州夏陽縣二千屯監又於夏陽置鐵冶復令善監之每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善自督課兼

加慰撫甲兵稍利而皆忘其苦焉
唐書曰侍中魏徵乞解所職請為散官陪奉左右拾遺補
闕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卿以樞要之職見朕之
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
為器使為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良匠卿雖有疾未
為衰老豈得使爾耶徵乃止

尸子曰造冶者蚩尤也
淮南子曰夫宋工畫吳冶刻形鑲法其為微妙堯舜之聖
不能及也

列仙傳曰陶安公者六安冶師也數行火一旦散土紫色
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至治上曰安公治安公
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龍到安公騎之東
南來

武昌記曰北濟湖本是新興冶塘湖元嘉初發水冶水冶
者以水排冶令顏茂以塘數破壞難為功力茂因廢水冶
以人鼓排謂之步冶湖曰因破壞不復脩治冬月則涸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太上皇微時嘗佩一刀長三尺有銘
其字雖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時作此物也上皇遊鄆
沛山中遇有人冶鑄上皇息其旁問曰此鑄何物工笑曰
為天子鑄劍慎勿泄上皇謂為戲辭無疑色工曰今所鑄
鐵剛厲製器難成若得公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即成神器
可以尅定天下皇精為輔佐以殲三猾木長火盛此為典
兆上皇曰余此物名為匕首其利難儔水斷虵龍陸斬虎
兕工曰若不得此匕首雖歐冶專精越砥歛鏘終為鄙器
上皇即解腰間匕首投於爐中俄而煙炎衝天日為之晦
及劍成覺以三牲工問上皇何時得匕首上皇曰秦昭襄

王時余行逢一野人於野授余云是勝時物世世相傳上
 有古字記其年月工人視之其鑊耶尚在叶前疑也工人
 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晉書高祖本紀又曰漢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人黃
 金為器功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
 言鑄鍛之聲盛也晉書郭况傳曹毗詠冶賦曰冶石為器千爐齊設魏書曹毗傳工曰今汎
 詩曰取厲取鍛箋云鍛石可取厲魏略曰太祖遣邯鄲淳詣臨淄侯植植得淳喜延入坐不
 與談先為五椎鍛晉書淳傳鄧粲晉記曰稽康曾鍛於長林之下鍾會造焉康坐坐以
 鹿皮巖然正容不與之酬對會恨而去晉書鍾會傳

文士傳曰稽康性巧能鍛家有柳樹乃激水以圍之夏月
 甚清涼居其下傲戲及自鍛晉書稽康傳禰衡傳曰衡字正平十月朝黃祖在艨衝舟上賓客皆會
 作黍臠既至先在衡前衡得便飽食初不顧左右既畢復
 搏弄以戲時江夏有張伯雲亦在座調之曰禮教云何而
 食此正平不荅弄黍如故祖曰處士不當荅之也衡謂祖
 曰君子寧聞車前馬糞祖呵之衡熟視祖罵曰死鍛錫公
 祖大怒令五伯將出欲杖之而罵不止遂令絞殺黃射來
 救無所復及悽愴流涕曰此有異才曹操及劉荆州不殺
 大人奈何殺之祖曰人罵汝父作鍛錫公奈何不殺
 向秀別傳曰秀嘗與嵇康耦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
 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
 韓子曰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槩者所以矯不直也聖

人之為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周禮地官曰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

六牲謂牛羊豕犬雞鄭司

又夏官曰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

頒者所授也孟春

焚牧陳生新草中春通淫

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

禮記月令季春曰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

牝也其牝欲遊仲夏曰是月也命有司祭先牧

謂仲夏祭先牧於大

毛詩小雅曰無羊宜王考牧也

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

謂復先王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

黃牛黑唇曰犝箋云爾女也宣王復古之爾羊來思其角

牧法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

濕漑聚其角而息漑然云爾牛來思其耳濕漑

此者美畜產得其所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

訛動也言此者爾牧來思

何蓑何笠或負其饒

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御暑

十維物爾牲則具

又魯頌曰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

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

命于周而史克作頌

季孫行父季文子駟駟牧馬在坰之

野駟駟長馬服幹肥張也坰遠野也箋

云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

史記曰卜式河南人少與弟別居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

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羊十餘歲羊致千餘上召

之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乃布衣牧羊歲餘羊悉

肥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

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郎

又曰衛青平陽人也其父為平陽侯家給使與妾通生青

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嫡母之子皆奴畜之不
 以為兄弟志游令奴畜也以為奴畜其奴
 又曰范增說項梁曰以君代為楚將必能立楚之後梁乃
 求懷王孫在人閒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後從人望也
 又曰公孫弘淄川人家貧牧羊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
 雜記曰十人所入也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欲降之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
 羝羊曰羊乳乃得歸武仗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
 又曰路溫舒字長君鉅鹿人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
 又曰王尊字子貢涿郡高陽人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
 後漢書曰馬援轉遊隴漢間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
 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
 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仍

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又曰承宮年八歲為人牧猪鄉里徐子威明春秋授諸生
 數百人官過其廬下見諸生誦好之因亡其猪猪主欲笞
 諸生禁乃止之人
 謝承後漢書曰孫期字仲式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賣
 之以奉供養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追於澤畔
 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家貧牧豕上
 林苑中曾誤遺失火延燒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失
 去悉以豕償之其主者猶以為少鄰家老見鴻非常人乃
 共責讓主人於是始敬異焉悉還豕鴻不受
 魏志曰楊俊字季才避地并州同郡王象孫少孤特為人
 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用獲筆楚俊嘉美其
 才質即贖象着家娉娶立屋然後與別也

晉書曰張華字茂先少家貧常以牧羊爲事

三十國春秋曰沮渠蒙遜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因以官爲氏少牧羊卧息田畔忽見沙門以手摩其頭曰爾後當王此土不以苦焉言終而滅

崔鴻前趙錄曰李景字延祐少貧見養叔父常使牧羊景見其叔子誦誦羨之後從博士乞得百餘字牧羊之暇折草木書之叔乃驚曰吾家千里駒也而令騏驎久躡鹽坂乃爲娶妻教學

又曰姜宇天水冀北人也少孤貧爲河北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身長七尺九寸聰惠美風儀不識奇之妻之以女後魏書曰游明根字志遠幼年遭亂爲櫟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漿倩人書字路邊書地學之長安鎮將竇瑾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使人贖之

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言天下何也對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爲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矣

符子曰漢王聞宋勝子方牧羊于巨澤鼓而歌南風之詩使者進謂宋勝子曰漢王聞先生之賢使使者致命于先生而委國政焉宋勝子矍然而顧謂使者曰是何言歟今漢王待四海之士與十羣之羊其於職司也奚以異乎而大王廢牧羊之任委以四海之政是錯亂天位倒置人倫勝不願爲也乃逃于陰山之陽

公孫尼子曰舜牧羊於黃陽還堯舉爲天子
說文曰羌西戎牧羊人也字從羊人
列仙傳曰商丘子瑕吹笙牧羊七十不娶妻而死

吳越春秋曰婁門外雞墟者吳王牧雞處
陳武別傳曰武休屠胡人也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十數
人或有和歌者武遂學太山梁父吟及行路難之屬也

漁

說文曰漁捕魚也

周禮天官甸人掌以時獻為梁

月令季冬命漁師為梁

也假木為關空以符承

春獻王鮪

王鮪鮪司農云梁水假

其空詩曰敝笱在梁

以共王膳羞鮪生也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鱸蕘凡

獻者掌其政令凡獻征入于王府

鄭司農云漁征漁者之租稅漁人主收之入于

王府

禮記月令季冬日命有司始漁天子親往嘗魚先薦寢廟

天子親往視魚非常

事重之此時魚潔美

又坊記曰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

左傳隱公曰公將如棠觀漁臧僖伯諫公曰吾將略地焉
遂往陳漁而觀之

又襄公二十五年曰崔杼弑其君申蒯侍漁者

侍漁監取魚之官

退謂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

反死君之義

周易下繫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結繩而為網罟以田以

漁蓋取諸離

尚書大傳曰舜漁雷澤之中

後漢書曰明帝時下令禁人二業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

百姓患之劉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

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人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

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

業也

北史曰後周裴俠除河北郡守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

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不為也乃悉罷之三十
管子曰漁人入海海深百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
出者利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不上焉深源之
下無不入焉

魯連子曰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使漁于山則雖十宿沙子
不得一漁焉宿沙非闔於漁道也彼山者非魚之所生
尸子曰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之漁

文子曰堯使水虬者漁山處者木事宜其械械宜其人

呂氏春秋曰雍季對晉文公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
年無魚矣

家語曰宓子賤治單父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期
陰免衣弊裘入界見斂者得魚輒捨之期問焉曰凡漁者
為得也何以得魚却捨之曰魚之大者名為鱒鱒吾大夫

愛之其小者名為鱒

鱒宜為鱒新序作鱒
鱒者魚之懷任也

吾大夫欲長之

是以得二者輒捨之期返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
暗行若嚴刑之於一方也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此子曰
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于彼宓子志行此術於單父
也

又曰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
遠無處鬻焉思欲棄之糞壤不若獻之君子故取以進之
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祭享焉門人曰彼
將棄之矣而夫子祭之何也子曰吾聞惜其腐餘欲以務
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劉向新序曰楚人有獻餘魚於王者曰今日獲魚食之不
盡賣之不售棄之可惜故來獻王也楚王曰漁者仁人也
境內多貧寡人聞之未能行漁者知之以此喻寡人也乃

出倉粟去後宮以妻寡夫行旅者以出倉粟人出代
 郭璞江賦曰蘆人漁子擯落江山衣則羽褐食惟蔬蕪忽
 忘夕而省歸詠採菱以扣舷傲自足於一區尋風波以窮
 年年有入之門也思會堂之人之節而無榮華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三

香曾與之官曰蕭氣九青賦十燈安七志曰山漸氣單父
 無以於其小海名也賦曰蕭氣九青賦十燈安七志曰山漸氣單父
 無以於其小海名也賦曰蕭氣九青賦十燈安七志曰山漸氣單父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四

資產部十四

- | | | | | |
|---|---|---|---|---|
| 釣 | 筌 | 罟 | 罟 | 罟 |
| 罟 | 罟 | 罟 | 罟 | 罟 |
| 罟 | 罟 | 罟 | 罟 | 罟 |
| 罟 | 罟 | 罟 | 罟 | 罟 |
| 罟 | 罟 | 罟 | 罟 | 罟 |
| 罟 | 罟 | 罟 | 罟 | 罟 |
| 罟 | 罟 | 罟 | 罟 | 罟 |
| 罟 | 罟 | 罟 | 罟 | 罟 |
| 罟 | 罟 | 罟 | 罟 | 罟 |
| 罟 | 罟 | 罟 | 罟 | 罟 |

毛詩何彼穠矣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緝伊維緝綸也箋云
彼何以爲之手以絲
爲之綸則是善釣也

又國風竹竿曰籊籊竹竿以釣于淇
 又小雅采芣曰之子于釣言綸之繩綸釣其釣維何維筋
 及鱣維魴及鱣薄言觀者
 論語述而曰子釣而不網網謂爲大索
 尚書大傳曰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釣文王拜之尚父望

釣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佐檢德合于今昌來提
戰國策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
涕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益大
今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臣與王拂枕席爵至人君走人
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多矣聞臣之得幸王也
必裂裳而趨王臣亦猶曩之所得魚也亦將棄矣臣安能
無涕乎魏王曰有是心也何不相告於是布令於四境之
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

謝承後漢書曰鄭敬隱於蟻陂釣魚大澤折芰為坐以荷
薦肉瓠瓢盈酒琴書自娛

後漢書曰郭玉者廣溪人初有老父不知何所出常漁釣
於涪水自號涪翁乞養民間見有病者時下針石有效王
從受術焉

又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及
光武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令以物色訪之
後齊國土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也備安
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拜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
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

晉書曰翟莊湯之子也少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
魚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
釣自物未能頓去故先節其甚者夫貪餌吞鈞豈我哉時
人以為知言

宋書曰王弘之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石頭弘之常垂
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不
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
置門內而去

又曰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王景文
越席曰臣以爲垂綸者清故不獲食餌衆皆稱善
又曰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大康孫緬爲尋
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而漁父至
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
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耶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
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足勞止吾聞黃金白璧
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方今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
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
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辯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
竹竿籊籊河水悠悠相忘爲樂貪餌吞鈎非夷非惠聊以
忘憂於是悠然鼓棹而去
孔叢子曰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鰈一作魚焉其大盈

車

子思問之曰鰈魚魚之難得者也子如何得之對曰吾下
鈎垂一魴之餌鰈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子
思喟然曰鰈雖得食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
文子曰魚不可以無餌鈎獸不可以空器召
列子曰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鈎荆條爲竿剖粒爲
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川泊流之中綸不絕鈎不申竿
不撓因水勢而施舍也
又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中有五山常
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仗巨鼇十五舉首而載之五
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國有大民暨五山之所一鈎而連
六鼇合負而趨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
荀卿子曰自上莅下猶夫鈎者焉隱於手而應於鈎則可

以得魚
鬼谷子曰古之善摩者如操釣而臨深淵而投之必得魚
矣
關子曰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黃金之鈎錯以銀碧垂
翡翠之綸其持竿處位即是然其得魚不幾矣故曰釣之
務不在芳飾事之急不在辯言
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曰
願以境內累夫子莊子持竿不顧
又曰任公子好釣巨魚為大綸巨鈎以牯牛為餌蹲會稽
投東海暮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驚揚波而奮
鬚白波若山海水振蕩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浙河以
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
淮南子曰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

又曰聖人以道德為竿以仁義為鈎餌投之天地間萬物孰非其有哉

又曰無餌之鈎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

又曰釣者靜之眾者舟之單者抑之譽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

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客辯其方物海人曰橫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傍蔭數國有人曰東極有大人斬木為策短不可支釣魚為鮮不足充饑

抱朴子曰金鈎玉餌雖珍而不能制九淵之沉鱗顯寵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

符子方外曰太公釣隱溪五十有六年矣而未嘗得一魚魯連聞之往而觀其釣太公跪石隱崖且不餌而釣仰詠

俯吟及暮而釋竿

傅子曰劉擘責楊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之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不可不精思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於珠澤此澤出珠因名之云今越雋平澤出青珠以

釣於流水

又曰辛未天子北還釣于漸澤食魚于桑野

又曰天子乃釣于河以觀姑繇之木姑繇大木也山海經曰尋木長千里生河

邊謂此木之類

六韜曰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焉呂尚曰魚求於餌乃牽其緝人食於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小釣釣川而擒其魚中釣釣國而擒其萬國諸侯

呂氏春秋曰善釣者出魚乎千仞之下餌香也

又曰太公釣於茲泉遭紂之世文王得之而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與不知也

又曰若釣者魚有大小餌有宜適用有動靜用釣靜也

說苑曰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書曰子亦有以送僕乎

陽書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焉請以送子

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書曰夫投綸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

其為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薄而味厚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

接於道子賤曰驅驅之夫陽書之所謂陽橋者至矣

焦贛易林曰曳綸江海釣挂魴鯉王孫利得以饗仲友

列仙傳曰呂尚冀州人避紂亂釣于卜溪三年不獲魚比

姬聞曰自可止矣公曰非爾所矣果獲大鯉得兵鈴於魚

腹中後葬無尸唯玉鈴六薦在棺中與大鯉併其後
又曰涪子者齊人釣於澤得符鯉中其鱗三節不盡其
又曰陵陽子明銓鄉人釣施溪得白龍子解網拜謝放之
後數十年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遂上黃山採五
石脂石肺服之三年白龍來迎之
神仙傳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通嘗在曹公坐公
從容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元放下
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須臾
引大鱸魚出公大笑會者咸驚
中論曰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善釣不易抵
而得魚君子不降席而追道
又曰文王遇姜公於渭濱皤然皓首秉竿而釣文王得之
灼若袞雲而見日霍若開霧而觀山

栢範世論曰水則有波釣則有磨我欲更之無如之何言
物動而豐已彰形行而迹已著
又曰釣巨魚不使嬰兒輕預非不親力不堪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帝元鳳中季秋之月泛衝闌靈鷲之
舟窮晷繼夜釣于臺下以香金爲鈎霜絲爲綸丹鯉爲餌
得白蛟長三丈大若蛇無鱗甲
又曰吳主與潘夫人遊釣得大魚吳主喜夫人曰昔聞泣
魚今乃爲喜有喜必憂以爲深誠至末年漸相譖毀稍見
離退時人謂夫人知幾釣臺今猶存焉
世說曰劉道真少時常漁釣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
有一老嫗識異常人甚樂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
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
爲小令史道真超用之兒不知由復白母母告之於是齋

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無可復相報
 楚辭日以直鉞爲釣又何魚之能得
 宋玉釣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退而見於楚
 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淵之釣也以三尋之竿入絲之綸餌
 以蛆蠓鈎以細針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水中
 盧植與張然明書曰臨江而釣終日不獲一魚魚之不食
 其餌也是以君子慎其舉
 謝玄與兄書曰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綸爲事足以永
 日北固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七枚又與書曰昨
 日疏成後釣出手所獲魚以爲二坵鮮今奉送
 周易曰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
 廣雅曰筌筌謂之昆

莊子曰得魚忘筌
 王朝之與庾安戩曰此閒萬頃江湖撓之不濁澄之不清
 而百姓投一綸下一筌者皆奪其魚器不輸十疋則不得
 放不知漆園吏何得持竿不顧漁父鼓枻而歌滄浪

罟

說文曰罟罟也

爾雅曰魚罟謂之罟

郭璞注曰最大網罟也今江東云

毛詩碩人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鱣鮪發發

莊子曰函車之獸介而離山不免乎網罟

淮南子曰張天下以爲籠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亡魚失鳥

之有乎

網罟

張獸事少故併見魚部

廣雅曰罟罟魚網謂之罟

說文曰網庖義所結繩以田以漁也

周禮天官上曰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罟網也田以網博

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温散則

皆可時田則守罟罟獲

禮記中庸曰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

而莫之知辟也

毛詩國風曰九罟之魚鱒魴與也九罟縵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也

周易曰庖犧氏結繩而為網罟

爾雅曰縵罟謂之九罟魚網也今之百囊罟是亦謂之罟今江東呼為縵

韓詩曰九罟之魚鱒魴九罟取鰕也

史記曰泉陽漁人豫且舉網獲江使神龜

漢書曰豺獺未祭置網不布於埜澤焉

魏志曰邠原在遼東十餘年後乃潛遁還南行已數日而

公孫度甫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邠君所謂雲中

白鶴非鶉雉之網可能罷始吾自遣之勿復求也

宋書曰孫法宗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逢鹿觸

網必解放之備以錢物

陳書曰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父煥常患消

渴嗜鱒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

南史曰陳王固嘗聘魏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

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文子曰臨河欲魚不若退而織網

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

莊子曰魚不畏網而畏鶉鵠網者公平無私鶉鵠有欲得之心故魚畏

又曰豐狐文豹不免於網羅之患者文也

韓子曰善張網者引其網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一攝

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網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網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
又曰靖郭君將城薛客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
絀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

孟子曰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

抱朴子曰太昊師蜘蛛而結網

國語曰魯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漬也責罟於泗水之里革淵以取魚泗在魯城北里革

斷其罟而棄之罟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降下也寒氣初

之月人寒之後也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虫始震魚一水鱉祭魚水虞於是乎講罟罾

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助宣氣也今魚方別

孕不教魚長又行罟罾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

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良使有司藏之使吾

無忘諗言藏此罟則不念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

忘也寘

又曰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獸惡其網為害已民惡其

病已

古文考曰庖犧作卦觀像而作網

世本曰芒作網宋襄注曰芒庖犧臣

呂氏春秋曰湯見設網者四面張而祝之曰自天下者自

地出者自四方來者皆羅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

如此

又曰舜之末遇時也以其從屬掘地財取水利編蒲葦結

罟網

應璩報東海相染季然書曰足下頓弥天之網牧萬仞之

魚量之以谿谷數之以陔兆何其壯乎觀夫任公子之所

釣此為鱮音秋鰕未足為吾子之道

毛詩鹿鳴曰魚麗于罾鱮

又小雅若之華曰咩羊墳首三星在罾咩羊牝羊也罾曲梁寡婦之笱也

爾雅曰發婦之笱謂之罾郭璞注曰謂以薄櫟魚曰櫟笱也

廣雅曰曲梁謂之昂郭璞注曰揚州取魚罾也吳人謂之為笱主

說文曰罾曲梁寡婦笱魚所罾也

罾

爾雅曰罾謂之油郭璞注曰今之獠罾也捷為舍人曰以薄櫟魚曰櫟笱也

纂文曰以魚乘水上為油

罾

爾雅曰籠謂之罾郭璞注曰捕魚籠

毛詩小雅曰南有嘉魚蒸然罩罩

纂文曰以鐵施掉因以取魚

符子曰夫羅廓矣野入猶有罾罾之勤夫罾罾者水

爾雅曰糝謂之溇郭璞注曰今作糝者聚柴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簿圍捕取之捷為

中養魚曰溇也舍人曰以米投水

纂文曰以鐵施行頭取魚為溇

說文曰罾魚網也

史記曰陳勝詐為書置人所罾魚腹中

風土記曰罾樹四柱而張網於水車輓上下之形如蜘蛛

之網方而不圓

楚辭曰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水上喻失其所

應璩新詩曰洛水禁罾罾魚驚不為殖罾罾名空令自相啖

吏民不得食

毛詩雞鳴弊笱口弊笱在梁其魚唯唯音唯望今自昧如

又小雅小弁曰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音笱說文曰笱曲竹捕魚笱也從竹勾亦聲也

廣雅曰其罾謂之櫺音禮風土記曰罾櫺也水經注曰水之流也唯唯

毛詩國風曰維鷓在梁不濡其翼音鷓鷓在梁可謂不濡其翼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音稱德薄而服尊維鷓在梁不濡其味

又小雅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音戢言休息也箋云梁石絕水

又曰彼何人斯心孔艱胡遊我梁不入我門

魏志曰文帝東征郭后留譙宮時后兄表留宿衛欲過水

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
取官竹木作梁邊水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
齊地記曰高密郡有古斷水處因造魚梁歲收億數故號
曰萬疋梁

廣雅曰輶謂之輶百三十四

說文曰畏眈也

廣雅曰罾鯿網也

風土記曰罾如罽而小斂從水上掩而取者也

纂文曰罾流水中張魚器也

纂文曰草流籬中魚器也

纂文曰取蟹者曰籬

風土記曰番銛 黑面小鼓 水止銛而取香也

纂文曰鐵有鉅施竹頭以擲魚為銛

續文曰買新出之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三十四

日陣或乘之者不逐其

輿與蟻曰高帶藤床古瀾水與因登魚粟

更宜於木前乘盛木令奉車而不至於魚乎

更宜於日本當取蝦蟹又少林木於後不亦目而當也

